

獨幕話劇

寶 獻

許 蕢 作

停止流通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PDG

内 容 提 要

張大娘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設，决定要把自己一付心爱的金鐲子变卖儲蓄。但当她打开柜子拿鐲子时，突然发现鐲子不見了。于是大娘和老伴之間发生了一场誤会，以为是老伴把鐲子拿去卖錢喝酒去了。但爭吵了半天才发现，鐲子虽的确是老伴拿去，而他也是拿去儲蓄去了。

这是一个很有风趣的小喜剧，从一个生活側面，表現了人們新的精神面貌的成长。

獻 宝

許 冀 作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2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耗 1/48 • $\frac{1}{3}$ 印张 • 14,000字

一九五九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九年七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303册

統一书号：10088•287

定 价：九 分

PDG

獻寶

人物：张师傅——五十七岁，某厂老工人。

大 娘——五十五岁，张师傅之妻。

老 周——四十八岁，某厂工人，工会福利委员。

蔡嫂子——女，三十多岁，邻居。

张士发——二十八岁，张师傅之子，机关干部。

时间：现代。

地点：市郊，工厂区附近的工人村。

布景：这是个工人的家庭，陈设简单而朴素。

正面壁上挂着毛主席象。偏右是扇窗子，窗前为炕，炕前放一小桌，上置热水瓶、茶碗和几本书；炕上崭新的被子，迭得很整齐。偏左边墙角有一个碗柜及一些炊具。右壁钉着一张奖状。左边一門通室外，右边一小門通内室，上挂花布門帘。

〔幕启：时间是下午五点左右，离天黑还有一些时候哩。大娘独自一人在家里，她穿着一件非常干净的半新士林布衫，外束围裙，衫上折迭出来的整齐的纹路还能清楚地看到。她年纪虽老，身体还很硬朗，现在正聚精会神地弄着菜蔬，显得兴致很高。她在案板上切菜，切好了装到碟子里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马上转身出门。一会儿，捧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大罐子进来，又小心翼翼地倒入一个大碗里。〕

〔邻居蔡嫂子进来，她是个街道上的积极分子，虽然还是主妇打扮，但已经具有一种干部的味道，至于要研究这种味道从她身上什么地方表现出来，那大概是她一头剪短的头发以及胸襟上别的一支闪亮的自来水笔吧！〕

蔡嫂子：（声随人至）啊呀！大娘呀！你好忙啊！

大娘：不忙，蔡嫂子，弄点儿晚饭。

蔡嫂子：弄那么多吃的，又是请谁呀？

大娘：不请谁，刚才收到士发来信，说是今天要回来。

蔡嫂子：（高兴地）士发要回来？那太好了，他好久没有回家了。

大娘：（掩不住高兴）可不，一年半了，只是每个月寄钱来。我告诉他，我们老两口生活挺好，不稀罕他的钱，倒是想他的人。你猜他回信怎么说？他说：工作紧张，要赶

快建設社会主义，沒有事顧不上回家。

蔡嫂子：这会儿怎么就顧上了呢？又不是过年过节的。

大 娘：（略带神秘）这回呀！他要回来結婚了！

蔡嫂子：（惊喜）真的？

大 娘：真的。（怕她不信，从圍裙兜里掏出信来）你看，这信上說的。

蔡嫂子：（推辞）我甭看。大娘，那就好了，你早也盼晚也盼，这下可盼望到了。

大 娘：（收好信，边擦手边走向炕边）可不！都快三十的人了，可把我盼坏了。

蔡嫂子：女的是哪儿的？

大 娘：对方是个医院里的护士，說起来，士发他爹还跟她父亲喝过两回酒哩！

蔡嫂子：那好啊！我有喜酒喝了。大娘，你可以准备抱孙子了。

大 娘：（衷心喜欢）抱孙子还早哩！不瞞你蔡嫂子說，士发的婚事我早就盼望了，連新媳妇的見面礼我都准备了好些年了。

蔡嫂子：嚯！什么見面礼呀？

大 娘：喏！我从娘家帶到张家来的一付金鐲

子。（边說边打开小桌的抽屉，从一个手帕包内取出一付鐲子）蔡嫂子，你看看，成色是十足的，还是前清时代打的哩！

蔡嫂子：（笑）大娘，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付宝贝。

大娘：（述說着）这付鐲子可真花了我不少心血，日本人打来的时候，逃难我都冒着险把它带来带去。解放前，士发他爹給工厂开除了，飯也吃不上，可是我始終沒有把它卖掉。蔡嫂子，我就是打的这主意，士发这孩子从小出門，我們做爹娘的沒有供他上一年学，什么也沒有留給他，这付鐲子說什么也得留給他結婚时候用。

蔡嫂子：大娘，这可真是一片誠心。不过現在的新娘子，可不比从前哪！

大娘：我知道現在的姑娘不帶鐲子了，給她，也是表表做娘的一片心意。

蔡嫂子：恐怕你們这位新媳妇不会要的。現在的姑娘找对象，都講政治条件、身体健康，根本不从錢方面打算，她要拿了你这金鐲子，別人也許还会說她落后哩！

大娘：看你說的！不要紧，这是她娘給她

的，誰敢說！我要是不給她啊，我这心就安不下来呀！多少年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心思。

蔡嫂子：你可真是个好婆婆。那你就試試吧。

大 娘：（想起来）啊呀！一鍋鷄 还放 在火上哩！（出去，馬上端了个砂鍋进来）

蔡嫂子：大娘，你晚飯開齐备了沒有？

大 娘：怎么？有事嗎？

蔡嫂子：是啊！街道上召集大家开会。

大 娘：什么会？

蔡嫂子：大概是报告社会主义建設，鼓励大家儲蓄的事儿。大娘，你要是能放得下来，去开一会儿吧！

大 娘：行，放得下。我平常也算个积极分子，哪能不去呀！

蔡嫂子：大娘，你真是个老积极。可是士发什么时候回来呀？

大 娘：他信上說，要晚上的車才到。

蔡嫂子：张师傅呢？

大 娘：他呀！不知道又混到哪儿去了，早就該下班了。

蔡嫂子：是不是上車站接士发去了？

大 娘：（肯定地）不会的，信是今天到的，他还不知道土发要来呢！说不定又鑽到小石桥酒店里灌黃湯去了。

蔡嫂子：张师傅不是戒酒了嗎？

大 娘：戒是戒了，可是他那个賊脾气，难保又偷偷溜去喝呀！

蔡嫂子：我說你也管得太严了，张师傅这么大岁数，喝几口酒怕什么的。

大 娘：啊呀！我的蔡嫂子，你不知道呀，他过去喝起来可厉害啦！汾酒、竹叶青，一喝就是一斤半斤，喝完了，不是昏昏大睡，就是乱罵人，时常让小酒店給抬回来。

蔡嫂子：（伸舌头）怎么喝那么凶呀？

大 娘：說起来都是叫国民党反动派給害的。本来他一滴都不喝，打从四七年給工厂开除以后，他整天悶着悶着，就喝上了，后来越喝越厉害，就成了癮，每天非喝不可。

蔡嫂子：那这次你怎么有办法叫他不喝呢？

大 娘：我呀！我才沒有这么大本領哩！多亏厂里工会，几次三番动員他說服他，工会那个老周天天劝他，总算他同意了。先是

三天喝一次，慢慢儿地才完全戒掉。最近精神倒反而好多了。（边說边弄，菜已全部弄好，放入柜中，擦手）好了，整好了，开会去吧！

蔡嫂子：（开玩笑地）要不要去找下张师傅，你不怕他喝醉？

大娘：（解去围裙，拉拉衣衫）嘿，谅他也不敢再喝。

〔两人正笑着，张师傅和老周进来了。〕

蔡嫂子：（笑）說到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

张师傅：蔡嫂子在这儿。

蔡嫂子：（玩笑地）大娘正惦着你哩！

张师傅：（风趣地）喔！我們老两口是越老越恩爱了。

大娘：（笑着）呸！老不正經的，又上小石桥灌黃湯去了？

张师傅：沒有，沒有。（湊上臉去）不信你聞，有酒味沒有？

大娘：（推开）去。（亲暱地发令）我开会去，你在家呆着。

张师傅：（必恭必敬）是。

大娘：（要走又回头）桌子上那瓶酒是做菜用

的，你可不許饒嘴。

老 周：大娘放心吧！我在这里看着他。

〔大娘和蔡嫂子笑談着下。〕

张师傅：哈哈，你看我这老伴儿，把我当贼似的。

老 周：张师傅，戒了酒以后，你们家里不象从前那样吵鬧了吧！

张师傅：是啊。不过聞到酒香，还是要淌口水。（遞香烟）老周，坐吧！

老 周：（接烟）张师傅，刚才我們談的事怎么样？

张师傅：行啊！上級号召我們儲蓄，我一定响应；何况我要有了富余錢，本来也都是存到銀行里去的。

老 周：那你准备怎么响应呢？

张师傅：你看，我每个月的收入，开支是够了，現在不喝酒，就可以多个十块八块的。

老 周：是不是还能精打細算一下呢？

张师傅：行啊！我們老两口一个月精打細算……

（計算着）精打細算下来呀，大約要五十块錢。行，我一个月儲蓄二十块。

老 周：张师傅，你用錢我一向清楚，除了以前

喝点酒,其他是没有什么浪费的。不过,我们厂里有些年轻人,用钱没有计划,这次储蓄,工会的意思还想让你带带头。

张师傅:带头?就怕老了,带不动了。

老周:笑话,这又不是比力气的活,只要你肯带,保险带起来。(见张师傅有同意的表情)

张师傅,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藏着,也可以拿来变卖了储蓄。

张师傅:我家里?原来就光棍一条,哪里来什么值钱的……哎,等等,我那老婆子还藏着一样宝贝哩!

老周:什么宝贝?

张师傅:(打开抽屉找)一付金镯子。(拿出手帕包打开)

老周:大娘还藏着这东西!

张师傅:(笑)这东西呀!还是她陪嫁过来的,一直藏在身边,从前穷得饭都吃不上,她也舍不得变卖,她要等土发结婚的时候传给新媳妇呢。

老周:(笑着)给新媳妇?

张师傅:她那死脑筋,说是给的见面礼。

老周:大娘倒想得周到。

张师傅：新媳妇还不知道在哪儿呢！

老 周：士发快结婚了吧？

张师傅：唉！士发这孩子也不知道要不要老婆，都快三十的人罗，去年回来问他，还不说不考虑。

老 周：怎么，不考虑结婚？

张师傅：我这当爸爸的没法管啦！现在又不能父母作主，算了吧！（话回正题）对了，老周，这付鐏子还值几个钱，我卖了它储蓄。

老 周：（玩笑地）那大娘的见面礼就没有了。

张师傅：没关系，她那死脑筋，人家年轻姑娘谁要这老古董。再说，还不知道藏到哪年哪月才找到主哩！

老 周：那大娘同意吗？

张师傅：不要紧，现在就去银行卖了，她不能不答应。存款开她的名字，我又不是要她的，不过换个方式，把金子给国家，死宝变活宝，钱还是她的，她要给媳妇照样可以给。

老 周：这不大妥当吧？

张师傅：没什么，她这死脑筋就不能和她商

量。前回报名上山下乡，跟她一商量就說我不行。我們卖了回来把存折給她，对她没有什么損失，还有利息，对国家也有好处，一面打牆两面用，她能有什么話說。

（包起鐮子拉老周走）

老 周：別忙，時間不早了，銀行还办公嗎？

張師傅：沒問題，小石橋的人民銀行現在大跃进，晚上也上班。

老 周：你倒很熟悉啊！

張師傅：（不好意思地）嘿嘿，以前整天混在小石橋喝酒，銀行里几个人都認識。

老 周：好，那么你快去吧！

張師傅：怎么，你不去？

老 周：我也回家去動員動員我那口子，託她把那金戒指給卖了。

張師傅：那你回你的家吧！

〔兩人先后走出。〕

〔靜場片刻。〕

〔張士發右手提一小皮箱，左手提兩瓶酒上。進屋后不見有人，就把酒放在炕上，皮箱放在炕前，在熱水瓶里倒一碗水喝着。〕

張士發：（邊喝邊望四周，自言自語地）咦，人呢？

〔喝完水，提起箱子进内室，一会儿又空手走出来正在为难之时，老周闖进来。〕

老 周：（一楞）啊呀！是士发回来了！

张士发：周大叔！（上前握手）您好！

老 周：（欢喜）好，好，你大叔吃得下睡得着。士发，今天什么风把你吹回来的呀？

张士发：（支吾着）有了个假期，回来住上几天。

老 周：啊呀！那太好了，他们老两口正惦着你，说你一年多没回家了。

张士发：是啊！工作紧张，都在大跃进，没有要紧事就懒得回来。

老 周：嗯，家还是要回的，宁可少住两天多回来几次。刚才你爹还在说你呢。

张士发：说我什么？

老 周：说你那么大年纪也不考虑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。

张士发：（略带不好意思）老人家倒关心。

老 周：天下没有哪个老人不关心自己的子女的。

张士发：周大叔，老实告诉你，我这回就是回来结婚的。

老 周：（一愣，突然高兴）啊——那太好了！他們知道了該多麼高興呀！

张士发：我已經在信上跟他們說了。

老 周：沒有啊！张师傅怎么不知道呢？

张士发：（也有些奇怪）我告訴他們今天回來的。怎么一个也不在呢？

老 周：你爹上小石桥——

张士发：（搶說）喝酒去了？

老 周：不，不，他現在戒酒了。

张士发：戒了，那上小石桥干什么去了？

老 周：銀行办事处不也在小石桥嗎？他是响应国家号召，把金鐲子卖了去儲蓄了。

张士发：那是好事，老人家現在也进步多了。

老 周：嗨，現在可进步啦！张师傅在厂里是先进工作者，大娘在街道居民中間也是个积极分子。

张士发：（衷心得到安慰地微笑）那好。

老 周：喔，对了，那金鐲子你爹說，还是大娘給你新媳妇作見面礼的。

张士发：我媽旧脑筋，她不会要的。

老 周：她……（明白过来）她是什么地方人呀？

张士发：本地的，也在我那边医院里当护士。

老 周：好，都是干部，都有工作。她也回来了嗎？

张士发：她要过两天才能回来，我先回来看看。大叔，这倒奇怪了，我写的信他們沒有收到嗎？

老 周：可能是你媽收起来了。你看，（指菜蔬）这些菜可能就是你媽給你准备的。

张士发：那我媽哪儿去了呀？

老 周：（想起来）对了，大概开会去了。刚才我回家，我那口子也不在，有人說和你媽她們一伙儿开会去了，所以我順便出来溜溜。

张士发：喔！

老 周：（見他老站）士发，这样吧！家里没人，你先上我家去坐坐，大叔跟你也一年多不見了，好好去聊聊吧！

张士发：（看手表）也好！

〔两人下。〕

〔静場片刻。〕

〔大娘偕蔡嫂子高高兴兴地回来。〕

蔡嫂子：这下子你怎么思想通得那样快呀？

大 娘：（不滿地）你瞧你說的，我好象成了死落后了。剛才主任說得對，賣了存到銀行里，錢還是自己的，又沒有短一個半個。

蔡嫂子：（逗她）可是媳婦的見面禮沒有了呀？

大 娘：唉！這也是我的死心眼兒，剛才你一說，我心里就嘀咕，真是呀，人家新媳婦是摩登人兒，哪里要這老古董呀！我要給她，干脆賣了錢存到銀行里，把存折給她不是更好嗎？蔡嫂子，你說對不對？

蔡嫂子：對，對，一百個對！士發也一定同意這樣做的。

大 娘：士發才不管這些哩！（打開抽屜，取出手帕包，一捏是空的，打開來什麼也沒有，馬上拉開抽屜亂找，邊找邊嚷）啊呀！怎麼沒有了？蔡嫂子，你記得剛才我拿了出來放在哪兒的？

（又在另一個抽屜里找）

蔡嫂子：（也奇怪）怎麼，不見了？好象剛才就是放在這抽屜里的呀！

大 娘：是啊，可是怎麼不見了呢？

蔡嫂子：（寬她的心）不會丟吧！再在別的地方找一找。

大 娘：（心里慌急，語無倫次）丟大概不會丟，